

朱增泉 著

远方与故乡



NLIC2970960989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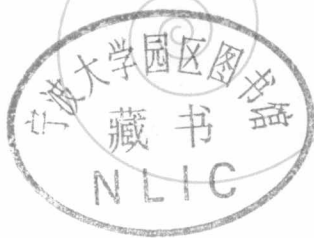


远方与故乡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增泉 著



NLIC29709609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方与故乡/朱增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893-4

I. ①远…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0458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0千字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插页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93-4

定 价 39.00元

目 录

第 一 辑

昨天的俄罗斯人	003
朱可夫雕像	036
去看托尔斯泰庄园	053
托尔斯泰之墓	072
彼得堡,沧桑三百年	074
访俄短语	086
芬兰一瞥	100
瑞典小记	107
访德国小城特里尔	113
浮光掠影看丹麦	120
看了四个海峡	131
北非十日	144
马来西亚三记	171

第 二 辑

过秦岭	181
-----------	-----

问路	185
青海湖考察记	196
寻找诗人昌耀	205
漫游河西	212
居延海	224
看贺兰山岩画	232
荒漠月色	238
鸟鼠同穴	242
草原上的庙	247
去了一趟西藏	258
文武赤壁	307

第 三 辑

我的故乡	315
我的母校	320
母校百年校庆感言	325
故乡的水	327
冬日观鸟	333

第一辑

昨天的俄罗斯人

往事哪堪再回首

我这篇文章写于2002年夏末初秋,当时离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已经过去10年。我写这篇文章到现在,又过去了10年。这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的题目是《今天的俄罗斯人》,10年过去了,这次收入集子,将题目改为《昨天的俄罗斯人》,既区别于过去的苏联人,也区别于当下的俄罗斯人。

世事沧桑,岁月匆匆,物是人非,不堪回首。

想当年,建立了70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把全世界惊呆了。我们一向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我国革命胜利后,也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垮台,中国人受到的精神震撼,比世界其他国家都要强烈。

苏联解体10年后,我们这位俄罗斯邻居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当时,中国人都在打听,都想得到一点确切消息。

2002年夏天,我因公率团访俄,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我带着无数急于想找到答案的问题,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想方设法去接触俄罗斯不同层次的人群,了解俄罗斯社会的真实情况。写进这篇文

章里的内容,都是我通过翻译和俄罗斯人直接交谈,或是近距离观察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我记录下了当时我所接触的不同阶层俄罗斯人的所思所想,以及我观察到的不同阶层的现实生活景况。

当时的情况是:“混乱的俄罗斯”刚刚进入“普京时代”,俄罗斯人似乎刚刚看到了一点“民族复兴”的曙光,春意料峭,乍暖还寒。

现在,离苏联解体已过去20年,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开始了他振兴俄罗斯民族的第二段奋斗历程。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普京最终将把俄罗斯带向何方,他究竟能走多远?

以下是10年前的“历史文本”——

俄罗斯,我们中国人提起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位邻居,心情往往有些复杂。因为它在历史上曾同中国发生过太多纠葛,又对当代中国产生过极大影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两国关系好的时候太好,坏的时候太坏。如今,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新的起点上发展不同于苏联时期的另一种新的关系。这些,都足以成为我们关注俄罗斯的理由。

又因为,10年前,我们这位老邻居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如今,它经过10年将息,眼下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俄罗斯的现状。

今年7月,我有机会率团访俄。初次踏上俄罗斯土地,我不可能一下子深入到俄罗斯民族的本质层面去考察,只能从最直接、最表层处着眼,观察我所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俄罗斯人,从他们身上观察当今俄罗斯的现实生活,当然也要间接观察一下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底蕴、文化传统、民族秉性。我接触到的俄罗斯人当中,有将军、士兵、空嫂、飞机乘客、机长、警察、汉学家、导游、司机、汽车租赁公司老板、国营大公司总经理、原苏联政府部长、前彼得堡市副市长、石油工人、

叶卡捷琳堡居民区内聚集在一起纳凉喝啤酒的普通民众、博物馆里的护宝老太太、原苏联集体农庄主席,并在一个特定场合见到了当今俄罗斯联邦会议主席、国家杜马副主席,等等。富贵高雅、贫困艰难、商海得意、迷茫失落,各色人等,兼而有之。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俄罗斯现实生活,斑驳得像一幅尚未完稿的油画,画面有些零乱。

我从多层次、多侧面获得的观感,虽不深入,倒也鲜活。

头等舱里的俄罗斯乘客

此次访俄,我最初接触的俄罗斯人,是国际航班头等舱内的几位俄罗斯乘客。很显然,他们有条件乘坐国际航班头等舱,表明他们在俄罗斯国内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这个阶层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何,可从他们几位身上窥见一斑。

我们一行从北京飞往莫斯科,乘坐的是俄航班机,飞机却是美国的“波音767”。这似乎在无意中提醒我们注意这个现实,在当今世界上,中、俄、美之间的微妙关系,绕不过,避不开,当今中国正处在这个“三角关系”中。

我每次坐飞机都喜欢坐在靠舷窗的位置,一览山河阔,坐看万里云。这种“天上人间”的感受,在地面上是享受不到的。如果上了飞机就打瞌睡,真是一种浪费。头等舱内有三排座位,中俄乘客参半,我坐在左边第二排靠舷窗的位子。

我前排坐的是俄军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切·维·斯捷潘诺维奇上将夫妇俩。他是到中国国防大学来访问的客人。我在登机口遇到国防大学副政委彭小枫中将,他是来为他送行的。彭小枫是名将彭雪枫之子,他将这位俄军上将向我作了介绍,我和上将握了一下手。我们双方都是穿的便服,如果没有人介绍,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军人身份。上将身材挺拔,不胖不瘦,是俄罗斯男子中体形保持得极好的一类。

彭小枫事后告诉我,斯捷潘诺维奇上将是装甲兵出身,今年58岁,经历丰富。曾先后担任过苏军驻东德集团军司令、基辅军区司令、远东军区司令,1999年8月被任命为俄军总参军事学院院长。那天到北京机场为他送行的,还有俄罗斯驻北京使馆的几位俄方人员。他们听说我前往俄罗斯访问,都主动与我热情握手。

由于语言不通,登机后,我与斯捷潘诺维奇上将各自安坐,未作交谈。他向机上服务员要过一张俄文报纸,仔仔细细地阅读起来。看来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已有多日,正在抓紧时间补上这些天国内新闻的空缺。上将夫人一头银发,面色红润,圆鼻,典型的俄罗斯相貌。她身体略胖,皮肤呈栗红色。和我坐在一起的俄语翻译刘参谋曾在俄罗斯工作多年,他说俄罗斯人喜欢晒太阳。凡是能在夏季晒出一身栗红色皮肤的人,就是生活安定、富足的标志,当然更是身体健康的标志。她除了一条项链,没有别的装饰,有时朴素本身就是一种高雅气质。飞机上的空调温度调得很低,七八个钟头下来,不少人身上都盖了一条薄毯,上将夫人只穿了一件白绸子无袖衬衫,却始终不为冷气所动。航行中,夫妇俩偶尔交谈几句,高兴处嘿嘿地笑出声来。

第二排右侧的舷窗口,坐着一位浓眉大眼的俄罗斯中年妇女。她穿了一身大红大绿的花衣服,口红抹得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手上戴的一枚大金戒指像小海螺似的,整个儿就像一位粗线条勾勒出来的油画人物。说她“雍容华贵”有些过奖,因为她身上缺少了一点托尔斯泰笔下俄罗斯女性的高贵气质。但又不能将她归入俗气一类,因为她的举止明显地透露出“速富”的气息。从她身上,似乎又能反映出当今俄罗斯社会的另一种真实。

她的前排有两个位子,只坐了一位乘客,是个俄罗斯中年男子。他个头不高,穿一件紫红格子衬衫。他可能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孤单寂寞,好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过身来看后面的乘客,但陌路相逢

的俄罗斯老乡们,没有谁愿意同他交谈。乘务员推着售货小车过来时,他立刻对各种品牌的威士忌发生了兴趣,每种牌子都买了一瓶,说明他口袋里有钱。

飞机抵达莫斯科后,斯捷潘诺维奇上将夫妇的出关手续比我们简单,俄罗斯军方来了好几位迎接他的人,前呼后拥地将他们夫妇俩从一个内部出入口接走了。看来,俄罗斯军政高官的某些“特权”依然存在。如今苏共“党官”们的境况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位俄罗斯空嫂

午餐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尴尬场面。这件事情小得不值一提,但它在我这位留意观察俄罗斯社会现实生活的陌生人眼里,却有着某种不可忽略的意义。

在头等舱内服务的是一位俄罗斯空嫂,她浓妆艳抹,徐娘半老。供应午餐前,她过来征询我们意见,吃什么?我身边的俄语翻译刘参谋俄语极好,将卷舌音吐得“波浪滚滚”,回答她的问话。我以前出访吃了黄油、奶酪、半生牛肉之类消受不了,此次出访,饮食方面格外小心。我要了一杯红葡萄酒,将食盘里的东西挑着吃了几样,然后等着要一份鸡肉米饭。

刘参谋要了一份俄式西餐。空嫂第二次托着盘子过来,盘子里放着两只白瓷小罐,俯身询问刘参谋需要往生菜里添加哪种调料。刘参谋点了其中一样,乳黄色奶油。她舀了两小勺倒进他的生菜里,我立刻发现她倒下的奶油里有一条活物昂起头来,一副蒙头盖脸不见天日的样子,摇晃着脑袋要寻找光明。刘参谋正在为我翻译她的问话,没有发现。我一时疑惑,俄罗斯人怎么还吃活的?便指着生菜碗问刘参谋:“那是什么?”他吃了一惊:“嗯?”空嫂用手背挡住嘴巴“喔”了一声,立刻将生菜碗端起就走,迅速换来一碗,放回刘参谋食

盘。她不做任何解释,也不表示任何歉意,若无其事,左顾右盼,转到后舱去了。我着实佩服她应付尴尬的能力,比起我们中国的某些老油子毫不逊色。但我们乘坐的是俄罗斯国际航班的头等舱,好贵的票价啊,怎么饮食中会出现这样的“卫生问题”?

过了一会儿,这位俄罗斯空嫂又来主动搭讪,以进一步摆脱她内心的尴尬,这就不乏以攻为守的味道了。我自己带了一只茶杯,请她为我加了一次开水。她对我喝的茶叶表示惊叹:“喔,龙?”她大概知道中国茶叶中的龙井是上品,可是这两个中国字她不会发音。她吩咐刘参谋替她把这种茶叶的名字用俄文写在纸上,她过一会儿来取。可是,她走过来走过去好几次,却迟迟不来取走刘参谋早已为她写好的茶叶名字。我猜出她的真实意图来了,她是盼望我能送一点龙井茶叶给她。抱歉得很,我的茶叶盒子放在托运的大行李箱里了,没有办法满足她的愿望。

还好,她最后还是礼貌地前来取走了纸条,并和我们道了再见,这又显示出她并不太缺“文化”。公平地说一句,奶油里舀出活物,责任并不完全在她,但这反映出了俄航管理层面的问题,俄罗斯航班的空中服务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就像我后来在莫斯科得知,中国的假冒商品在俄罗斯一度泛滥,俄罗斯人对中国商贩意见很大,甚至影响到他们对全体中国人的看法。其实制造假冒商品的并不是这些中国商贩。中俄两国,确有需要“各自珍重”的问题。

在困境中飞行的机长

我们转乘俄罗斯国内航班,从莫斯科飞往叶卡捷琳堡去参观2002年度俄罗斯防务展,乘坐的是俄制“图154”飞机,登机时先是吃了一惊。只见一位机械师正挥动双臂,抡起一个垫飞机轮子的三角钢垫,狠狠地敲打飞机轮子上的钢圈。我身旁有人咕哝了一句:“谁

还敢坐他们的飞机啊！”登上舷梯，一看那扇敞开的飞机舱门，破旧得好像刚从旧卡车上拆卸下来安上去的，橡胶密封圈老化得挂一块吊一块。这两个镜头对乘客们极具刺激性，我立刻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世界各地频频发生的空难，以至于登上飞机的一瞬间，心里油然升起一丝“视死如归”的感觉。

这个航班没有头等舱，我们和俄罗斯人一起挤普通舱。这也好，我可以观察到更多俄罗斯普通老百姓的出行情况。这架飞机上的俄罗斯乘客，许多人的穿着打扮都带点俄罗斯乡土气息。俄罗斯人都是大个子，但不知为什么，“图154”的座位设计得又小又窄。我的座位在机舱中部，靠近过道。我进去时，我座位上已坐了一位又高又大的俄罗斯男子。我亮出登机号牌，他没有说什么，起身挪到里面的座位上去。但是，他的个子太大了，里面那个位子的空间太小了，他的两条长腿无法伸直，只能像宇航员似的蜷曲在里面，实在是“委屈”他了。他刚才坐在我的座位上，至少可以利用过道将右腿伸直。但我在心里调侃他，大家花钱买票，对号入座，这就没有办法，你坚持点吧，谁叫你长这么大个子呢，谁叫你们的飞机设计师把座位设计得这么挤呢，这也叫“自作自受”吧。你们俄罗斯的宇航员几十年前就上天了，你今天权当参加一次宇航员普及训练吧。不过，此人看上去比较面善，我一面在心里调侃他，一面又有些同情他。

这时我观察了一下机舱内的情况。我右边的那个座位上，从前排靠背上翻下放平的那块小桌板，是用铁皮和铆钉修补过的。再往里去的那个座位，靠背上的蒙皮用针线缝补过，针脚又粗又乱。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座位，右边扶手蒙的是黑皮，磨破的角上露出了锃亮的钢铁，左边扶手蒙的却是黄皮。我怀疑是不是哪位俄罗斯商人买了一架破飞机在经营这条航线。

那天下午，连俄罗斯人自己都说是莫斯科少有的闷热天气，但飞机起飞前是不放冷气的。机舱内很快出现“桑拿效应”，挤进机舱的

乘客们很快被“蒸”出了满头满脸的热汗。不少人纷纷抽出椅背上的安全卡、广告册当扇子用,可是哗啦哗啦扇出来的只有响声没有风。人人都在盼望起飞时刻快快到来,只要飞机一起飞就能放冷气了。我则坚信“心静自然凉”,安坐勿躁,并不觉得无法忍受。陪同前往的我国驻俄使馆王参赞却坐不住了,他觉得有些对不住国内来的客人,一再向我表示歉意,我说我当了大半辈子兵,在国内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出来遭一回“洋罪”,也是难得的体验啊!

航班规定的起飞时间早过了,左等不起飞,右等不起飞,谁都不知道为什么。

大约过了半小时,麦克风响了,机长对乘客讲话。翻译说,机长讲的是飞机出了点技术上的小问题,大约还得十来分钟才能解决,让大家久等,请大家谅解。机长接着叹口气道:“唉,飞机这么旧,没有钱换新的,有什么办法呢。”机长最后这句话把我感动了,他讲实话,不遮掩。也许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性格。听了机长的如实报告,全机舱的俄罗斯人,居然没有一人躁动,没有一人责问,也没有一人叹息,大家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等候。这一瞬,这些俄罗斯人给了我一个强烈的感觉:沉着。这一点,俄罗斯人似乎比我们中国人强,要是换了中国人,吵骂声早就起来了。

历史上,俄罗斯民族也的确历尽磨难。沉着,也许正是俄罗斯民族从历尽磨难中历练出来的心理素质。俄罗斯,这是一个曾经被拿破仑打到莫斯科城下不曾慌乱的民族,这是后来又被希特勒打到莫斯科城下不曾慌乱的民族。俄罗斯人的肖像,都是画在这幅历史背景上的。我提醒自己,观察俄罗斯人,千万不可忽略这一点。沉着,有时也是从无奈中升华起来的优良品格。刚才机长对乘客的讲话,无奈中尚不乏自信。他向大家如实报告存在问题的大小、解决问题需要花费的时间,却并没有要求大家下飞机、改航班,说明他和他的机组对解决问题有把握。刘参谋可能是想安慰我一下,对我说,

俄罗斯飞机虽旧,但他们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很过硬。这话我信。

我亲身经历的这一幕,象征性地反映出当今许多俄罗斯人的心态。他们对俄罗斯的现状感到无奈,但对俄罗斯的前途尚不缺乏信心。

话又说回来,由于俄罗斯社会的运作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导致这些年某些领域制度废除、管理混乱、设备陈旧、机械失修,这些综合因素造成的重大事故也时有发生。2000年8月,一艘最新型号的战略核潜艇库尔斯克号,在演习中爆炸沉没,118名官兵全部遇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俄罗斯社会要想根本扭转这种状况,尚需时日。这位通过麦克风向乘客如实报告困难的机长,他和他的机组驾驶这样一架破旧飞机,也真是难为他了。

万幸,飞机终于滑上跑道,加速,起飞,爬高,一连串动作做得连贯、顺利。座位上方的送气孔里有了习习冷风,放冷气了。全体乘客的心情都在这一刻舒缓了下来。

飞吧,好好飞吧。

空嫂开始送水,她比北京到莫斯科国际航班上的那位空嫂朴素多了。她送水的办法直截了当,右手拿着一只装矿泉水的大塑料瓶,左手拿着一摞一次性纸杯子。谁要喝水,自己从她手上取下一只纸杯,她往你纸杯里倒上半杯矿泉水。俄罗斯的矿泉水都含苏打,倒进纸杯时咝咝啦啦冒出许多气泡。很多人已口渴得迫不及待,喝到那半杯矿泉水如饮甘露。有位男性乘客却问她要买啤酒喝,她示意请他等一等,那么多人都在等着喝水呢。

我身边的大个子乘客要出去,我站起身让他,看来他的两条长腿蜷曲得受不了啦。他走到前面去和女乘务员说了一会儿话,敲敲驾驶舱的门,居然进去了。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说明俄罗斯航空业的规章制度不够严格,美国的“9·11”事件对他们触动不大。二是说明此人显然有些来头。

左边靠窗坐着一位俄罗斯男青年，一头黑发烫得像女孩子似的。上身穿了一件红色T恤，外面套一件黑牛皮坎肩。左手手腕上套着一个皮圈，皮圈上镶满了狼牙似的钢刺，不知道那玩意儿是用来打斗的工具，还是当今俄罗斯男青年的时髦装饰。他一上飞机就呼呼大睡，这时也醒了，要水喝。

前排一位俄罗斯中年男子，上机时提一只便携式硬壳小提箱，坐下后一直在翻看几本带图片的资料。这时吃了一块飞机上刚发的巧克力，喝掉了半杯矿泉水。他一低头，发现裤子上掉有巧克力碎屑，用手指一粒粒拈起来送进嘴里吃掉。

但也有胡吃海喝的俄罗斯人。坐在后排的王戎告诉我，他身边的一位俄罗斯男子飞机起飞后就开始喝酒，先喝掉了两瓶啤酒，又拿出一瓶沃特加来喝。他自己喝得晕晕乎乎之后，硬要把酒瓶子塞给他身边的一位美国人喝，美国人“NO，NO”连连摇手，两人反复推让着。这又是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镜头，有的清贫、清醒，有的整天糊涂，半醉半醒。

飞机在雨中降落，轮子触地的一瞬，跑道上的雨水飞溅起来，我从舷窗里看到机翼下溅起的白色飞瀑。飞机刚刚停住，机舱内突然哗的一声，全机舱的俄罗斯人一齐热烈鼓掌。这是俄罗斯人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心灵默契，他们都在庆幸今天又闯过了一关。

士兵、司机和警察

在叶卡捷琳堡参观防务展期间，为我们开车的司机瓦列拉，今年43岁。他过去曾在原苏联驻东德集团军服役。两德统一，部队解散，他回国后转到特警部队服役。从特警部队退役时是士官，他说：“我也是‘三星上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服役时佩戴的士官军衔，也是三颗星，这家伙说话还挺幽默。他在东德服役期间经历了推倒